

第一部戏，也是黄渤的处女作

孙艺菲的第一部影视作品，是2000年管虎导演的电视电影《上车走吧》。那也是黄渤的处女作，两人在片中还有一段感情戏。这部作品还获得了最佳电视电影百合奖。观众对它的评价也很高，它在豆瓣的得分迄今都在8分以上。

羊城晚报：当时是怎样一个机会，进入了管虎的《上车走吧》剧组？

孙艺菲：我是在一个聚会中认识了管虎导演，他正好在筹备《上车走吧》。他说，你来演这部戏吧，里面有个角色挺适合你。我一听，这部戏正好在我放假的时候拍，就痛快地答应了。

羊城晚报：那也是黄渤的第一部电影，作为主角的你们当时都是新人。

孙艺菲：对，当时电视电影这种形式才刚刚起步。对管虎导演来说，拍这部作品或许也有点实验心态。不过，虽然电视电影的成本比较低，但这部作品到今天都有人在讨论，它在思想性和时代感等方面都是上乘的。

羊城晚报：还记得跟黄渤合作的感受吗？你俩当时还有感情戏。

孙艺菲：说起这个，

有件事我印象挺深刻。当时黄渤的角色还没定，导演开会的时候拿出两张男演员的照片让我挑。因为我跟男演员会有一场接吻的戏，他想看看我会选谁——当然，并不是说我选中的他就会用，只是参考一下我的直觉。当时在两张照片里，我挑了一个相对顺眼的，就是黄渤。（笑）

羊城晚报：真正合作起来，你觉得黄渤当时的表现怎么样？

孙艺菲：当时我俩给出的都是比较本色的状态。黄渤之前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，我自己才上大二，在影视表演方面是一张白纸。但导演要的就是我们性格中比较朴实的东西，以及对事物本能的反应。黄渤表现得非常好。在我看来，他就是那种悟性非常高的演员。

羊城晚报：还记得跟黄渤合作的感受吗？你俩当时还有感情戏。

孙艺菲：说起这个，



《上车走吧》

出道就是巅峰，「消失」近十年后宣布复出

孙艺菲：踉过人生的小磨难，我回来了！



《日出日落》



《烈日炎炎》

坐在教室看书，被滕文骥选中

拍完《上车走吧》的第二年，孙艺菲就得到了出演人生第一部院线电影的机会。影片名为《致命一击》，孙艺菲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当年的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之后，她又与该片导演滕文骥多次合作，其中2005年由她领衔主演的电影《日出日落》在第2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斩获特别艺术贡献奖，孙艺菲的表演得到了国际影评人的高度肯定。

羊城晚报：你的第一部院线电影，也是在没毕业时拍的。当时是怎么一个机会？

孙艺菲：也特别偶然。当时我正在教室里看书，滕文骥导演去我们学校表演系。他走过走廊，从我的那个教室门口经过，走过之后他又回来看了一眼，当时教室里就我一个人。

羊城晚报：当时你在看什么书？

孙艺菲：我正在准备一门课的考试，那门课叫《名著解读》，当时我看的书是《呼啸山庄》。滕文骥导演觉得我看书的样子就是他想要的那个角色的状态。后来他好像也给管虎导演打电话了，问我表现得怎么样。

羊城晚报：感觉你的头两部重要作品，机会都来得特别偶然。

孙艺菲：对，当时整个行业生态不像后来那么商业化，流量啊什么的，以前都不存在。当时导演的决定权很大，觉得演员的气质符合自己想要的感觉，就这么定了，不会受到太多其他因素的影响。

羊城晚报：《致命一击》之后，你还跟滕文骥导演合作了《日出日落》，你在这部作品里角色的难度比之前大得多。

孙艺菲：对，《上车走吧》和《致命一击》是以男主角为中心的作品，《日出日落》完全不一样，我要塑造的角色跟我的生活和文化背景都差得非常远。她是一个陕北说书班子的艺人，会读书、跳舞、唱民歌，还会一些乐器。当时为了这部戏，我提前学了几个月的二胡。

那三天，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

出道后的十多年中，孙艺菲主演了《救赎》《书香门第》《烈日炎炎》《德龄公主》《你是苹果我是梨》等不少高口碑佳作。但在成为观众耳熟能详的演员后，她突然淡出了公众视线……

羊城晚报：其实你在演艺圈的起点很高，但结婚生子之后，慢慢接戏就少了，是特意选择了家庭吗？

孙艺菲：我并没有特意选择淡出，只是一来我的生活状况变了，二来整个行业的生态也发生了变化。我2013年结婚，之后很快就怀孕了。生完孩子之后，我慢慢发现自己能选择的角色变少了。后来第二个孩子出生，他患有唐氏综合征，我也自然而然地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身上。

羊城晚报：是怎么发现儿子得病的？

孙艺菲：其实生他的过程还挺顺利，谁都没想到会出问题。当时他刚出生，医生把他抱去做检查，之后很久都没回来。我等了很久，追问医生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，医生就带我们去看，说孩子肺部呛水缺氧，需要治疗，所以不能很快回到我们身边。另外，他们怀疑他有唐氏综合征。

羊城晚报：当时的心情很难过吧？

孙艺菲：孩子才出生两个小时，我们的喜悦就被全部冲走了。之后的三天都在等待基因检测结果，非常煎熬。

羊城晚报：这三天一定很难熬。

孙艺菲：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，心里希望那只是一个错误的判断。另外，当时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，我的青春要结束了。

羊城晚报：确诊之后是一个怎样的心理状态？

孙艺菲：对老大非常内疚。生老二的时候，女儿还差两天就两岁。某种意义上，我生弟弟是想给她一件最珍贵的礼物。我甚至设想过一个美好的场景，就是她生日那天，我提着装着弟弟的篮子跟她一块过生日。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就是三姐妹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两个姐姐给过我很多支持，所以我很希望女儿能体验到这种非常坚实的亲情，希望这世上能有人陪她的时间比我们更久。后来这样的结果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她。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

幕后

在豆瓣个人页面上，孙艺菲的“最近作品”还停留在2013年。这些年来，总有人在社交网站上发问：那个演技很灵的孙艺菲，去哪儿了？

不少广州观众还记得孙艺菲跟羊城的渊源—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芭蕾舞专业的她，曾在广州芭蕾舞团工作过。后来，她考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携手黄渤拍摄了处女作《上车走吧》，作品获得金鸡奖最佳电视电影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；第二部作品《致命一击》让她获得了第2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，此时她还没毕业。人们都说，刚出道就有这样的成绩，转行当演员的孙艺菲前途无量。

2013年，孙艺菲走入婚姻殿堂，丈夫是一名圈内编剧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她拥有了一儿一女。这些年来，大多数人都以为她之所以淡出影视圈，是因为在幸福的家庭生活中“乐不思蜀”。人们不知道的是，在消失于大银幕小荧屏的那几年，她其实一直在照顾儿子，后者刚出生时便被确诊为唐氏综合征。如今，儿子6岁了，孙艺菲终于决定将自己推迟了很多次的复出计划正式实施起来。复出的机会也很巧，找她出任主角的那部电影，说的正是一个母亲和她身患残疾的孩子之间的故事。

“我不想把那几年定义为一段悲惨的经历。那些生活的小小磨难，踉过去就是了！”近日，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，孙艺菲如是说。她说，之所以愿意分享那段人生，其实跟这些年致力于有关特殊儿童的慈善工作一样，就是想鼓励和帮助那些有着相似遭遇的人，“很多家庭正在经历痛苦，相比他们，我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幸运的人”。



女儿说，对家里组合特别满意

曾经一度，孙艺菲想要“治愈”并不“完美”的儿子。但后来，却是儿子教会了她接受生活的不完美，并最终治愈了她。

羊城晚报：是什么时候接受了这个人生的改变？

孙艺菲：最焦虑的就是他出生头一个月，因为当时他住在ICU病房，还在吸氧。我每天用吸奶器把母乳吸出来，开一个多小时的车送到医院，医生再把母乳和配方奶混在一起，从他的鼻子插管进去喂。然后我陪他一会，他总是安安静静地睡觉，所以我也几乎没抱过他，然后我再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回家，那种感觉还是挺凄凉的。

他一个月之后出院了，我们开始真正生活在一起，我为他所有的事情亲力亲为，包括喂奶，从一次30毫升，到一次50毫升，再到一次80毫升……慢慢建立起那种紧密的联系之后，我突然不焦虑了。

羊城晚报：他治愈你了。

孙艺菲：对。他乖了，就像个小动物。他喝奶的时候，眼睛会直直地看着我，我读出来的信息就是他特别感激我。他小时候，我们经常带他出去玩，有时候到了一个酒店，把装着他的小篮子放在房间地上，就去收拾行李，经常把他给忘了，因为他太安静了。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姐姐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之后，才想起

弟弟还在篮子里呢！

羊城晚报：你开始接受不完美了。

孙艺菲：是啊，人遇到事的时候都会想，如果没发生这件事就好了，如果一切都是完美的就好了。我生完儿子前半年也经常这么想，觉得真的好遗憾啊。但有一天，你会接受人生就是不完美的，甚至觉得不完美也没什么不好。

羊城晚报：接受这一切，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？

孙艺菲：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，但我记得我女儿说过一句话。她说：“妈妈，我觉得我的弟弟就应该这个样子的，他这样特别可爱，我们家就应该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家这种组合特别完美，我特别满意。”我对她的话印象特别深刻。

状态没变，从不要演大女主

儿子今年6岁了。孙艺菲觉得，家里每个人的人生都已经走上了正轨，她自己也应该如此。因此她开始慢慢留意好角色，重新找回属于一个演员的成就感。

羊城晚报：你最初是转行当演员的。在考北京电影学院之前，你在广州芭蕾舞团工作了两年，当时为什么想要改变？

孙艺菲：我12岁就进了舞蹈学院，后来又进了芭蕾舞团，过的一直是宿舍到练功房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。我慢慢觉得，我似乎不太能找到自我，想找到一种别的方式释放自己的能量。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选择演员这个方向？

孙艺菲：最初我并没想好自己要干什么——或许我会去考一个普通大学，或许我会去做一个文字方面的工作。我想，那不如奢侈点，给自己一年的假期，好好去想一想。后来我跟一个朋友去了北京，试着考了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进修班——因为我有一些舞蹈方面的基础，考进去并不难。在这个进修班里，我遇到了我的伯乐——我的班主任，也是当时北电表演学院的院长陈恒。他跟我说，你可以考本科，你可以正式做这一行。

羊城晚报：在演员这个行当里，你找到了释放能量的途径吗？

孙艺菲：我觉得找到

了。我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去演他们形形色色的经历，这个工作有无限的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。它给我的人生一个特别好的出口，我有一种整个人都被唤醒的感觉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重新回到工作状态，心态跟以前会有什么不同吗？

孙艺菲：我不排斥演什么角色，但可能还是会有些选择。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也没什么改变，比如我从来也不会要求演大女主，这个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标准。只要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，我都愿意尝试，不会有排斥感。

羊城晚报：做母亲的这段经历对你做演员也会有帮助吧？

孙艺菲：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——这么说似乎有些空洞，但真的是如此。我从来都不想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定义为“一件很悲惨很惨痛的事，绝非如此。相反，我觉得我的家庭或许比很多家庭都要幸运，因为我们很和睦，我们的孩子都特别贴心。尤其是弟弟，他给了我们很多一般的孩子给不了，或许只有他这样的孩子才能给予我们的欢笑和温暖。”

复出之作，演一位复杂的母亲

早就把过去的经历当成生命的馈赠，如今的孙艺菲也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。这些年，她积极做公益，刚接拍的复出作品也是一部题材颇具社会责任感的电影。

羊城晚报：你最近接了一部中美合拍电影，叫《弃婴》，说的是一个母亲抛弃了自己的残疾孩子，多年之后又万里寻子的故事。这个题材本身就很难打动你吧？

孙艺菲：对，制片方知道我有特殊孩子的抚养经历，所以他们觉得从心境上来说，我比较适合这个角色。这是一个饱受命运磨难，在良心和亲情中苦苦挣扎的母亲。虽然跟我本人的经历其实并不一样，但我觉得自己应该能演好。

羊城晚报：听说你也一直在做相关的慈善工作，但很多都是针对自闭症而不是唐氏综合征？

孙艺菲：对，最初是因为自己孩子的事，我接触过一些相关的早期干预机构。结果我发现自闭症群体是很大的，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反而不多。跟那些家长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其实特别幸运，因为自闭症在

早期是非常隐蔽的，很多家庭一开始并没有发现，等孩子确诊的时候，他们的生活就一下子遭遇了巨变。抚养一个自闭症孩子的难度，也比我们大得多。比如教育问题，适合他们的学校太少了。但一个孩子如果不去上学，那就意味着起码父母中的一方没办法出去工作，没有收入来源。更重要的是，自闭症的孩子其实很需要在群体中锻炼综合能力。所以，要给他们更宽容的环境，更专业的机构，去帮他们适应环境，适应社会。

羊城晚报：我记得除了你本人参与了很多这方面的慈善工作，你丈夫周鹏洋也写过关于自闭症的微电影《第十七次抛弃》。

孙艺菲：对，我们就想让更多人了解自闭症是怎么回事，自闭症的家里面临着什么，而我们普通人又应该怎样去接纳他们。